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七回 姜子牙金臺拜將

子牙見捉了洪錦，料知龍吉公主成功。將洪錦放下丹墀。少時，龍吉公主進相府。子牙欠身謝曰：「今日公主成莫大之功，皆是社稷生民之福。」

公主曰：「自下高山，未與丞相成尺寸之功；今日捉了洪錦，但憑丞相發落。」龍吉公主道罷，自回淨室去了。

子牙令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，問曰：「似你這等逆天行事之輩，何嘗得片甲回去？」命：「推將出去，斬首號令！」有南宮适為監斬，候行刑令下。

方欲開刀，只見一道人忙奔而來，喘息不定，只叫：「刀下留人！」南宮适看見，不敢動手，急進相府來，稟曰：「啟丞相得知：末將斬洪錦，方欲開刀，有一道人只叫『刀下留人』。未敢擅便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傳：「請。」少時，那道人來至殿前，與子牙打了稽首。

子牙曰：「道兄從何處來？」

道人曰：「貧道乃月合老人也；因符元仙翁曾言龍吉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，曾縮紅絲之約，故貧道特來通報；二則可以保子牙兵度五關，助得一臂之力。子牙公不可違了這件大事。」

子牙暗想：「他乃蕊宮仙子，吾怎好將凡間姻緣之事與他講？」乃令鄧嬋玉先去見龍吉公主，就將月合仙翁之言先稟過，方可再議。

鄧嬋玉進內庭，請公主出淨室議事。公主忙出來，見鄧嬋玉，問曰：「有何事見我？」

鄧嬋玉曰：「今有月合仙翁言公主與洪錦有俗世姻緣，曾縮紅絲之約，該有一世夫妻，現在殿前與丞相共議此事，故丞相先著妾身啟過娘娘，然後可以面議。」

公主曰：「吾因在瑤池犯了清規，特貶我下凡，不得復歸瑤池與吾母子重逢。今下山來，豈得又多此一番俗孽耶。」鄧嬋玉不敢作聲。

少時，月合仙翁同子牙至後廳，龍吉公主見仙翁稽首。

仙翁曰：「今日公主已歸正道，今貶下凡間者，正要了此一段俗緣，自然反本歸元耳。況今子牙拜將在邇，那時兵度五關，公主該與洪錦建不世之勳，垂名竹帛。侯功成之日，瑤池自有旌旛來迎接公主回宮。此是天數，公主雖欲強為，不可得矣。所以貧道受符元仙翁之命，故不辭勞頓，親自來此，特為公主作伐。不然，洪錦剛赴法行刑，貧道至此，不遲不早，恰逢其時，其冥數可知。公主當依貧道之言，不可誤卻佳期，罪愆更甚，那時悔之晚矣。公主請自三思！」

龍吉公主聽了月合仙翁一篇話，不覺長吁一聲：「誰知有此孽冤所繫！既是仙翁掌人間婚姻之牘，我也不能強辭，但憑二位主持。」

子牙、仙翁大喜，遂放了洪錦，用藥敷好劍傷。洪錦自出營招回季康人馬，擇吉日與龍吉公主成了姻眷。

洪錦與龍吉公主成了姻親，乃紂王三十五年三月初三日。西岐城眾將，打點東征，一應錢糧，俱各停當，只等子牙上出師表。

翌日，武王設聚早朝，王曰：「有奏章出班，無事朝散。」言未畢，有姜丞相捧出師表上殿。武王命接上來。奉御官將表文開於御案上。

武王從頭看玩：「進表丞相臣姜尚。臣聞惟天地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。天佑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師。惟其克相上帝，寵綏四方，作民父母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，降災下民，流毒邦國，剝喪元良，賊虐諫輔，狎侮五常，荒怠不敬，沉湎酒色，罪人以族，官人以世。

「惟官室、臺榭、陂池、侈服以殘害於萬姓；遺厥先宗廟弗祀；播棄黎老，昵比罪人；惟婦言是用，焚炙忠良，剝剔孕婦；崇信姦回，放黜師保；屏棄典刑，因奴正士；殺妻戮子，惟淫醜是圖，作奇技淫巧，以悅婦人；郊社不修，宗廟不享。

「商罪貫盈，天人共怒。今天下諸侯大會於孟津，興弔民伐罪之師，救生民於水火，乞大王體上天好生之心，孚四海諸侯之念，思天下黎庶之苦，大奮鷹揚，擇日出師，恭行天罰，則社稷幸甚，臣民幸甚！乞賜詳示施行。謹具表以聞。」

武王覽畢，沉吟半晌。王曰：「相父此表，雖說紂王無道，為天下共棄，理當征伐；但昔日先王曾有遺言：『切不可以臣伐君。』今日之事，天下後世以孤為口實。況孤有辜先王之言，謂之不孝。縱紂王無道，君也。孤若伐之，謂之不忠。孤與相父共守臣節，以俟紂王改過遷善，不亦善乎？」

子牙曰：「老臣怎敢有負先王；但天下諸侯布告中外，訴紂王罪狀，不足以君天下，糾合諸侯，大會孟津，昭暢天威，興弔民伐罪之師，觀政於商，前有東伯侯姜文煥、南伯侯鄂順，北伯侯崇黑虎具文書知會，如那一路諸侯不至者，先問其違抗之罪，次伐無道。老臣恐誤國之事，因此上表，請王定奪，願大王裁之。」

武王曰：「既是三路欲伐成湯，聽他等自為。孤與相父坐守本土，以盡臣節；上不失為臣之禮，下可以守先王之命。不亦美乎？」

子牙曰：「惟天為萬物父母，惟人萬物之靈，亶聰明，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今商王受荼毒生民，如坐水火，罪惡貫盈，皇天震怒，命我先王，大勳未集耳。今大王行弔民伐罪之師，正代天以彰天討，救民於水火。如不順上天，厥罪惟均。」

只見上大夫散宜生上前奏曰：「丞相之言乃為國忠謀，大王不可不聽。今天下諸侯大會孟津，大王若不以兵相應，則不足取信於眾人，則眾人不悅，必罪我國以助紂為虐。倘移兵加之，那時反不自遺伊戚。況紂王信讒，屢征西土，黎庶遭驚慌之苦，文武有汗馬之勞，今方安寧，又動天下之兵，是禍無已時。以臣愚見，不若依相父之言，統兵大會孟津，與天下諸侯陳兵商郊，觀政於商，俟其自改，則天下生民皆蒙其福，又不失信於諸侯，遭災於西土；上可以盡忠於君，下可以盡孝於先王，可稱萬全之策。乞大王思之。」

武王聽得散宜生一番言語，不覺忻悅，乃曰：「大夫之言是也。不知用多少人馬？」

宜生奏曰：「大王兵進五關，須當拜丞相為大將軍，付以黃鉞、白旄，總理大權，得專閫外之政，方便宜行事。」

武王曰：「但憑大夫主張；即拜相父為大將軍，得專征伐。」

宜生曰：「昔黃帝昔拜風后，須當築臺，拜告皇天、後土、山川、河瀆之神，捧轂，推輪，方成拜將之禮。」

武王曰：「凡一應事宜，俱是大夫為之。」武王朝散。

宜生次日至相府對子牙說，令南宮适、辛甲往岐山監造將臺。當時二人至岐山，揀選木植磚石之物，克日興工。也非一日，將臺已完，二將回報子牙。

宜生入內庭回武王旨，曰：「臣奉旨監造將臺已完，謹擇良辰，於三月十五日，請大王至金臺，親拜相父。」武王准旨，候至日行禮。

子牙三月十三日立辛甲為軍政司，先將「斬法紀律牌」挂在帥府，使眾將各宜知悉。辛甲領令，挂出帥府。

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姜條約示諭大小眾將知悉：——只見各款開列於後：

其一

聞鼓不進，聞金不退，舉旗不起，按旗不伏，此為慢軍；犯者斬。

其二

呼名不應，點視不到，違期不至，動乖紀律，此為欺軍；犯者斬。

其三

夜傳刁斗，怠而不報，更籌違度，聲號不明，此為懈軍；犯者斬。

其四

多出怨言，毀謗主將，不聽約束，梗教難治，此為橫軍；犯者斬。

其五

揚聲笑語，蔑視禁約，曉冒軍門，此為輕軍；犯者斬。

其六

所用兵器，剋削錢糧，致使弓弩絕弦，箭無羽鏃，劍戟不利，旗幟凋敝，此為貪軍；犯者斬。

其七

謠言詭語，造捏鬼神，假托夢寐，大肆邪說，鼓惑將士，此為妖軍；犯者斬。

其八

奸舌利齒，妄為是非，調撥士卒，互相爭鬥，致亂行伍，此為刁軍；犯者斬。

其九

所到之地，凌侮百姓，逼淫婦女，此為姦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

竊人財物，以為己利，奪人首級，以為己功，此為盜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一

軍中聚眾議事，近帳私探信音，此為探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二

或聞所謀，及聞號令，漏泄於外，使敵人知之，此為背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三

調用之際，結舌不應，低眉俛首，面有難色，此為怯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四

出越赴伍，攙前亂後，言語喧嘩，不遵禁約，此為亂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五

托傷詐病，以避征進，捏故假死，因而逃脫，此為奸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六

主掌錢糧，給賞之時，阿私所親，使士卒結怨，此為弊軍；犯者斬。

其十七

觀寇不審，探賊不詳，到不言到，多則言少，少則言多，此為誤軍；犯者斬。

子牙將「斬法牌」掛於帥府，眾將觀之，無不敬謹。

宜生至十四日，入內庭見武王，曰：「請大王明日清晨至相府，請丞相登壇。」

武王曰：「拜將之道，如何行禮？」

宜生曰：「大王如黃帝拜風后，方成拜將之禮。」

武王曰：「卿言正合孤意。」

次日乃三月十五日吉辰，武王帶領合朝文武齊至相府前。只聽裏面樂聲響過三番，軍政司門官：「放砲開門。」只見三聲砲響，相府門開。宜生引道，武王隨後，至銀安殿。

軍政司忙稟請元帥陞殿：「有千歲親來拜請元帥登壇。」子牙忙從面道服而出。

武王乃欠身言曰：「請元帥登壇。」子牙慌忙謝過，同武王分左右並行至大門。武王欠身打一躬。兩邊扶子牙上輦。宜生請武王親扶鳳尾，連推三步。

子牙排儀仗出城，只見前面七十里俱是大紅旗，直擺到西岐山。西岐百姓，扶老攜幼，俱來觀看。子牙至岐山，將近將臺邊，有一座牌坊上，有一幅對聯：

「三千社稷歸周主，一派華夷屬武王。」

眾將分道而行。武王至將臺邊一看，只見將臺高聳，甚是巍峨軒昂。

散宜生至鸞輿前，請武王出輿。宜生曰：「大王可至元帥前，請元帥下輦。」

武王行至輦前，欠身曰：「請元帥下輦。」子牙忙命中軍扶下輦來。宜生引導子牙至臺邊。

散宜生贊禮曰：「請元帥面南背北。」散宜生開讀祝文：「維大周十有三年，孟春丁卯，朔丙子，西周武王姬發遣上大夫散宜生敢昭告於五岳，四瀆，名山大川之神曰：嗚呼！惟天惠民，惟辟奉天，撫綏眾庶，克底於道。今商王受弗敬上天，降災下民，惟婦言是用，昏棄厥祀弗答，昏棄厥遺王父、母、弟不迪，乃惟四方之多罪，逋逃是崇，是長，是信，是使，是以為大夫卿士，俾暴虐於百姓，以茲充於商邑。今發夙夜祗懼，若不順天，厥罪惟均。謹擇今日，特拜姜尚為大將軍，恭行天討，伐罪弔民，永清四海。所賴神祇相我眾士，以克厥勳。伏惟尚饗！」

散宜生讀罷祝文，有周公旦引子牙上第二層臺。周公旦贊禮曰：「請元帥面東背西。」

周公旦開讀祝文：「維大周十有三年，孟春丁卯，上朔丙子，西周武王姬發遣周公旦敢昭告日，月，星辰，風伯，雨師，歷代聖帝明王之神曰：嗚呼！天有顯道，厥類惟彰。今商王受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，遺厥先宗廟弗祀，沉湎酒色，淫酗肆虐；惟宮室臺榭是崇，焚忠良，剝剔孕婦，以殘害於下民，犧牲粢盛，既於凶盜，乃曰『吾有民有命』，罔懲其侮。皇天震怒，命發誅之。發曷敢有越厥志。自思：欲濟斯民，匪才不克。今特拜姜尚為大將軍，取彼凶殘，殺伐用張。仰賴神祇翊衛啟迪，吐納風雲，嘯咈變化，拯救下民，恭行天罰，克定厥勳，於湯有光。伏惟尚饗！」周公旦讀罷祝文。

有召公奭引子牙上第三層臺。

毛公遂捧武王所賜黃鉞、白旄，祝曰：「自今以後，奉天征討，罰此獨夫，為生民除害，為天下造福，元戎往勗之哉！」

子牙跪受黃鉞、白旄，乃令左右執捧。

禮官贊禮曰：「請元戎面北，拜受龍章鳳篆。」

子牙跪拜。左右歌「中和」之曲，奏「八音」之章，樂聲嘹亮，動徹上下。

召公奭開讀祝文：「維大周十有三年，孟春丁卯，上朔丙子，西岐武王姬發敢昭告昊天上帝，后土神祇曰：嗚呼！天矜於民。民之所欲，天必從之。今商王受狎侮五常，荒怠弗敬，自絕於天，結怨於民，斲朝涉之脛，剖賢人之心，作威殺戮，毒痛四海，崇信姦回，放黜師保，屏棄典刑，囚奴正士，郊社不修，宗廟不享，作奇技淫巧，以悅婦人，無辜籲天，上帝弗順，祝降時喪。臣發曷敢有越厥志，祇承上帝，以遏亂略，華夏蠻貊，罔不率俾。惟我先王，為國求賢，乃聘請姜尚以助發；今特拜為大將

軍，大會孟津，以彰天討，取彼獨夫，永靖四海。所賴有神，尚克相予，以濟兆民，無作神羞；克成厥勳，誕膺天命，以撫方夏。懇祈照臨，永光西土。神其鑒茲。伏惟尚饗！」

召公爽讀罷祝文，子牙居中而立。軍政司上臺，啟元帥：「發鼓豎旗。」兩邊鼓響，拽起寶纛旗來。軍政司請元帥戴護頂之寶。軍政司用紅漆端盤，捧上一頂金盔來。

軍政司將盔捧與子牙戴上。又傳令：「取袍甲上臺。」軍政司高捧袍鎧，獻在臺上。

姜元帥全裝甲胄立於臺上。軍政司傳：「取印、劍上臺。」軍政司捧劍、印上臺，又捧一架，架上有三般令天子、協諸侯之物；內有令天子旗，令天子劍，令天子箭。

軍政司將印、劍捧至子牙面前。子牙將印、劍接在手中，高捧過眉。散宜生請武王拜將。武王在臺下大拜八拜。武王拜罷，子牙令辛甲把令天子旗將武王請上臺來。

少時，辛甲執旗大呼曰：「奉元帥將令，請武王上臺！」武王隨令旗上了臺。

子牙傳令：「請開印、劍。」請武王面南端坐。

子牙拜謝畢，跪而奏曰：「老臣聞國不可從外而治，軍不可從中而御，二心不可以事君，疑志不可以應敵。臣既受命，尊節鉞之威，豈敢不效駑駘，以報知遇之恩也。」

武王曰：「相父今為大將東征，但願早至孟津，會兵速返，孤之幸矣。」子牙謝恩。

武王下臺，眾將聽候指揮。

子牙傳令：「軍政司與眾將得知，俱於三日後在教軍場聽點。今日有三山五岳眾道兄與我餞別。」

辛甲領命，傳與眾將知悉。武王同文武百官俱在金臺。

子牙離了將臺，往岐山正南而來。有哪吒領諸門人來迎接子牙。只見甲冑威儀，十分壯麗。來至蘆邊，只見玉虛門下十二弟子拍手大笑而來，對子牙曰：「相將威儀，自壯行色，子牙真人中之龍也！」

子牙欠背打躬曰：「多蒙列位師兄抬舉，今日得握兵權，皆眾師兄之賜也，而姜尚何能哉！」

眾仙曰：「只等掌教聖人來至，吾輩纔好奉酒。」話猶未了，只聽得空中一派笙簧，仙樂齊奏。

元始天尊駕臨，諸弟子伏道迎接。

子牙俯伏，口稱：「弟子願老爺聖壽無疆！」

眾門人引道，酌水焚香，迎鸞接駕。元始天尊上了蘆篷坐下。子牙復拜。

元始曰：「姜尚，你四十年積功累行，今為帝王之師，以受人間福祿，不可小視了。你東征滅紂，立功建業，列土分茅，子孫綿遠，國祚延長。貧道今日特來餞你。」命白鶴童子：「取酒來。」

斟了半杯；子牙跪接，一飲而盡。元始曰：「此一杯願子成功扶聖主。」又引一盃，「治國定無虞。」又一盃，速速會諸侯。

」

子牙吃了三盃，又跪下。

元始曰：「子又復跪者何說？」

子牙曰：「蒙老爺天恩教育，使尚得拜將東征，弟子此行，不知吉凶如何，懇求指示！」

天尊曰：「你此去併無他虞，你謹記一偈，自有驗也。偈曰：界牌關過誅仙陣，穿雲關下受瘟瘟。謹防『達兆光先德』，過了萬仙身體康。」

子牙聞偈，拜謝曰：「弟子敬佩此偈。」

元始曰：「我返駕回宮，你眾弟子再為餞別。」群仙送出篷來，只見仙風一陣，回了鸞駕。眾仙來與子牙奉酒，各飲三盃；南極仙翁也奉子牙餞別酒三盃，俱要起身作辭而去。

眾門人見子牙問師尊前去吉凶，金吒忙向文殊廣法天尊問曰：「弟子前去，吉凶如何？」

道人曰：「你：修身一性超山體，何怕無謀進五關。」

哪吒也來問太乙真人曰：「弟子此行，吉凶如何？」

真人曰：「你：汜水關前重道術，方顯蓮花是化身。」

木吒來問普賢真人曰：「弟子領法旨下山，不知歸著如何？」

真人曰：「你：進關全仗吳鉤劍，不負仙傳在九宮。」

韋護也問道行天尊曰：「弟子佐姜師叔至孟津，可有妨礙？」

道行天尊曰：「你比眾人不同，豈不知你：歷代多少修行客，獨你全真第一人！」

雷震子來問雲中子曰：「弟子此去，吉凶如何？」

雲中子曰：「你：兩枚仙杏安天下，可保周家八百年。」

楊戩也問玉鼎真人曰：「弟子此去如何？」

真人曰：「你也比別人不同：修成八九玄中妙，任你縱橫在世間。」

李靖來問燃燈道人曰：「弟子此行，凶吉如何？」

道人曰：「你也比別人不同：肉身成聖超天境，久後靈山護法臺。」

黃天化問清虛道德真君曰：「弟子此行，吉凶何如？」

道德真君一見黃天化命運不長，面帶絕氣，低首不語；然而心中不忍，真是可憐。真君復向黃天化言曰：「徒弟，你問前程之事，我有一偈，你可時時在心，謹記依偈而行，庶幾無事。」

真君作偈曰：「逢高不可戰，遇能即速回。金雞頭上看，蜂擁便知機。止得功為首，千載姓名題。若不知時務，防身有難危。」

」

土行孫也來問懼留孫。懼留孫也知土行孫不好，他還進得關，死於張奎之手，也只得作一偈與土行孫存驗，偈曰：「地行道術既能通，莫為貪嗔錯用功。攬出一彈咬一口，崖前猛獸帶衣紅。」